

## 澳門“Bazar”的史地範圍考

金國平

**[摘要]** 澳門今有“新市巷 (Travessa do Bazar Novo)”、“水手西街 (Rua do Bazarinho)”及“康公廟前地 (Pagode do Bazar)”。其外文名字中均見“Bazar”一詞。本文主要從語言學與歷史學的角度來探討、考證“營地”的一個可能的特定含義。在澳門，“Bazar”有兩個指稱範圍：1. “營地市”和“營地街市”；2. “營地街市墟亭”。其一指貿易集街市區；其二指一具體建築物。

**[關鍵詞]** 澳門街市 Bazar 史地考述

澳門今有“新市巷 (Travessa do Bazar Novo)”、“水手西街 (Rua do Bazarinho<sup>1</sup>)”及“康公廟前地 (Pagode do Bazar)”<sup>2</sup>。其外文名字中均見“Bazar”一詞。該詞起源於波斯語，由陸路和海路兩條途徑傳入中國。陸路經由中亞語言進入漢語後，有多種音譯，如八匝兒、把撒兒、巴匝爾、巴紮、巴紮爾、巴雜爾和八柵等。<sup>3</sup>海路通過馬來語傳入漢語後，也有多種譯稱，如把殺、巴剎和巴厘等。<sup>3</sup>

早在唐代，這個詞便進入了漢語。“《通典》卷 199 哥羅。‘哥羅一曰哥羅富沙<sup>4</sup>’。即阿拉伯語Kalah-bazar。(bazar意曰市)。”<sup>5</sup>元代《通制條格》卷二十一，將其譯為“八匝兒”。<sup>6</sup>

1869 年的《澳門及帝汶憲報》首次準確地界定了“Bazar”區的範圍，一共是“89 條公共道路”<sup>7</sup>。

下面，我們將試圖考證“營地”的一個可能的特定含義。

澳門最早的買賣辦應與葡萄牙人為伍的閩南人。他們兼通事與買辦於一身。澳門開埠初，閩南人可能有一聚居地。最近，拜讀廖大珂的力作《福建海外交通史》，見到這樣一段論述，頗發迪。“閩人三十六姓來到琉球，琉球國王‘即令三十六姓擇土以居之，號其地曰唐營(俗稱久米村)，亦稱營中’。這就是明代遷居琉球三十六姓的居住地。”<sup>8</sup>“唐榮這一地名的由來，據蔡世昌《久米村記》：‘明太祖賜唐人三十六姓，聚族於此，故曰唐營，又以顯榮者多故，改曰唐榮。’閩南方言中，榮與營發音相同，所以唐營為唐榮。”<sup>9</sup>

東南亞的許多國家，如帝汶也有“Campo China (華人村)(源於馬來語“Kampung Cina (華人村)”。<sup>10</sup>這個詞還作“甘光(kampung，又譯甘榜或甘邦，指村子，郊區)”。<sup>11</sup>英語的對譯是“Chinese village”。

既然閩南人在琉球的聚居地稱“唐營”，那麼澳門的“營地大街”很有可能是當時閩南人的聚居地，其對應的葡名是“商人街(葡語作“Rua dos Mercadores)”，或多或少與閩南人的商人、買辦身份有些聯繫。

“營地”除了部隊駐紮的場所，如營地、營房、營壘、軍營外，還借指在野外活動時，臨時設置的活動和休息的場所，如野營、野營地。我們以為，從“唐營”和馬來語的“kampung”來判斷，“營地”還可以引申為集中生活之地，具有“聚落”或“村落”之意。將“營地”解釋為閩南人的“聚落”似乎具有合理成份。理由是“營”本意就是環繞而居；四圍壘土而居。《說文·宮部》：“營，市居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市居，謂圍繞而居。如市營曰闌，軍壘曰營，皆是也。”桂馥義證：“營謂周垣。”

目前流行甚廣的“駐軍營地說”不知何據。可能源於王綽移鎮澳門的故事。入清後，更是言之鑿鑿：“原為屯營之所，後就其地市焉。”<sup>12</sup>不過，外文史料至今未見中國在澳駐軍的資料。

澳門歷史上，有過“Campo do Mandarin”。龍思泰記曰：“1787年，議事會命令理事官馬托斯（Philip Lawrence Mattos）拆毀在望廈（Mong-ha）和沙梨頭（曠野上的中國村）新建的幾座房屋。……為了防止將來再起騷亂，在城牆外曠野沙梨頭地方，花王堂之處新開了一個集市。這實際上並沒有為居民提供方便，因為很多人的黑奴和僕役在前往該集市或回來的路上遭到搶劫。而那個老集市的地點，在人們看來卻是最合適的。那裏叫做‘官營地（Campo de Mandarin）’。因為不法行為從前都在此得到很適當的處置。”<sup>13</sup>顯然，“官營地”是集市之意思。據此類推，營地大街是集市大街，而不是軍營大街。最有力的證據是，度藏於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的漢語文書中文稿中出現的“營市”、“營地”、“營地街”、“營地街市墟亭”、“營地街墟亭”或“營地墟亭”，其相應的葡語檔使用的是“Bazar”，即集市。

澳門的沙梨頭，葡語稱“Campo dos Patanes”，可以看出這最早是北大人人的“聚落”或“營地”。

在具體指一建築物的情況下，始由香山知縣彭翥准建。

“營地在澳東南，與會館相接。原為屯營之所，後就其地市焉。初芟舍以居，與夷溷跡有爭狀，官治之，遷其市於沙梨頭。沙梨頭距澳夷居絕遠，夷又以為不便。乾隆五十三年，請築墟亭於營地之四隅，以為市，知縣彭翥許之。越明年三月，墟亭成，分魚、肉、雞鴨、瓜菜為四行，亭繞四圍，中空其地。彭君親臨榜署，星榆布列，民夷稱便，軍民府侯學詩記之，彭君勒諸石（存會館內）。嘉慶戊寅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晚營地火，墟亭成燼，夷人捐資重修。復華人經理其事，就墟亭舊址改分為五條，而市利日絀（前墟亭魚行係歸醃制者擺賣，其鮮魚則在四圍中空地，朝晚販賣。後改為五條，鮮魚著一條半，鹹魚半條，爭訟日久乃息，大不如前之妥協便利，而此時係縣丞周飛熊主之）。”<sup>14</sup>

《新修香山縣志》所載比較簡略：

“營地在澳東南隅，與會館相接，舊屯營所就地市焉。亭於四隅，後燬於火，就故址改築。”<sup>15</sup>

至十九世紀末，比較通行的稱呼是“營地街市”<sup>16</sup>：“街市圖成：營地街市自被祝融之後，例須建復，現在工務官已將段址繪成圖冊，何處為街，何處為屋，何宜於爽朗，何宜於嚴密，處處周詳，無有疏舛，且為工甚易，為價甚廉。不日呈請批核，領款開工矣。”<sup>17</sup>

## 註譯：

<sup>1</sup>“Bazar”的指小形式。

<sup>2</sup> 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：《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--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93-194頁。

<sup>3</sup> (荷)包樂史主編：《公案簿》，第2輯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432頁。

<sup>4</sup> 即滿刺加。

<sup>5</sup> 韓振華著：《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研究》，南寧：廣西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70頁。

<sup>6</sup> 田澍、李清凌主編：《西北史研究》，第3輯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81頁，註釋1。

<sup>7</sup> 可見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, vol. XV, nº30, 26 de Julho de 1869, p.142-143。引語見第147頁。近期有曾金蓮的《地界之爭與城界擴張——澳門近代城市的開端(1864-1874)》，《澳門研究》，2012年，第1期(總第64期)，第145-161頁。作者將“Bazar”譯作“市集”。應該加個“區”字。

<sup>8</sup> 廖大珂：《福建海外交通史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87頁。

<sup>9</sup> 錢志熙：《蔡文溥與《四本堂詩文集》——一位古琉球國詩人的漢詩文創作》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，2006年，第2期，第34頁。

<sup>10</sup> Geoffrey C. Gunn, New world hegemony in the Malay world, The Red Sea Press, 2000, p. 238.

<sup>11</sup> 孔遠志：《中國，印尼在宗教，源碼和文學領域的交流》，北京大學亞洲-太平洋研究中心編《北大亞太研究》，第2輯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213頁。

<sup>12</sup> 國家圖書館，澳門基金會：《澳門志略》，上卷《澳門纂略》，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36頁。

<sup>13</sup> 龍思泰《早期澳門史》，吳義雄、郭德焱、沈正邦譯，章文欽校註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9頁。

<sup>14</sup> 《澳門志略》，上卷《澳門纂略》，第36-37頁。

<sup>15</sup> 黃培芳等：《新修香山縣志》，吳湘相主編：《中山文獻》，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85年，第706頁。

<sup>16</sup> “那個地區叫 Bazar (阿拉伯語：集市)，漢語對應的名稱是營地大街或營地街市。這便是漢語中所說的‘澳門街’，‘澳門街’意即‘澳門街市’。”嚴忠明著：《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——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57頁。

<sup>17</sup> 《鏡海叢報》第二年第十九號(1894年11月28日)，第6頁。